

2019.05.18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中美关系》特刊

本期特邀嘉宾译员陈方庭先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为不慢。

《经济学人》杂志本期的特别报告关注中美关系，以新型冷战为副标题，本期特别报道共有 9 篇文章，因人手不足仅翻译其中前 3 篇。剩余篇目内容撮要如下：

第四篇《Down on the farm》，介绍了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1972 年访问美国爱荷华州的有关经历及其后续情况。**第五篇《Slow boat》**，介绍了中美两国赴对方国家留学的人数起伏状况及其缘由。**第六篇《One-party tech》**，该文描述了中方在科技领域的国家战略及美方的忧虑，文章认为虽然美国总体上依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中国在迅速迎头赶上，文章重点介绍了中国在 5G 等领域持续发力。**第七篇《Sputnik moments》**，该文介绍了中美双方在卫星武器、反潜导弹、超音速导弹、反卫星导弹等新型武器的开发部署方面所涉及的南海、外太空领域的军事竞争态势，以及隐隐可见的两国从战略误判升级到军事对抗的风险。**第八篇《On your bike》**，该文介绍了美国方面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出台的

经过，及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幕僚对中美经济关系的认知情况。文章以美国自行车行业为切入口，概述了美国自行车行业与中美经济往来之间的变迁关系，并对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言行有所批评。第九篇《A contest for the ages》，该文展望了中美关系的未来。文章指出中美双方必须管理好两国现在的对手关系，不然将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中，美国前政府官员对美方何以在 1989 年中国发生天安门流血事件后依然采取对华接触政策的行为进行了辩护。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长期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每期奉上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 录

1. 新型冷战	3 - 10
2. 金牌间谍	11 - 18
3. 同床异梦	19 - 24



新型冷战

罗轻舟 译

长久以来贸易需要稳住了中美关系，但是它现在不足以支撑中美关系了。大卫·伦尼（David Rennie）指出，这应该引起世界的担忧。

40 年前，当中国从毛主义（Maoism）的废墟中摆脱出来时，致富的动机成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顶梁柱。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们也许会谴责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中国间谍的丑闻会一触即发。然后，北京、华盛顿的企业家和政要会判定使中美关系变坏将让各方付出很大代价。这种聚焦于彼此自我利益的举动会包含令人恶心的妥协行为。1989 年 6 月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屠戮了数百人（也许是数

以千计的人），此后不久，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谨慎致信邓小平，布什力劝双方共同努力以阻止“最近的悲剧事件”危害到两国关系。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示了美国作为廉价商品的进口国与中国作为节俭的出口国之间危险的互相依赖关系。人们试图以新的术语去表现这种共生关系：“中美国”（Chimerica）或“两国集团”（G2）。

然而，突然之间，挣钱变得无足轻重了。在过去的数年间，美国以往的“如何使接触政策对中国发挥作用”的争论让位于中美战略竞争和中国安全威胁的讨论了。美国学者们这次不再发明新词了，而是采用了历史类比的方式来描述中美关系。一些学者拿1914年的情况来做类比，冲突发生时英国和德国的雄心压倒了双边的紧密贸易关系。中国方面的分析人士则念念不忘“修昔底德陷阱”，希腊历史学家用之以描述历史上的斯巴达和雅典关系，指的是突然崛起的大国被认为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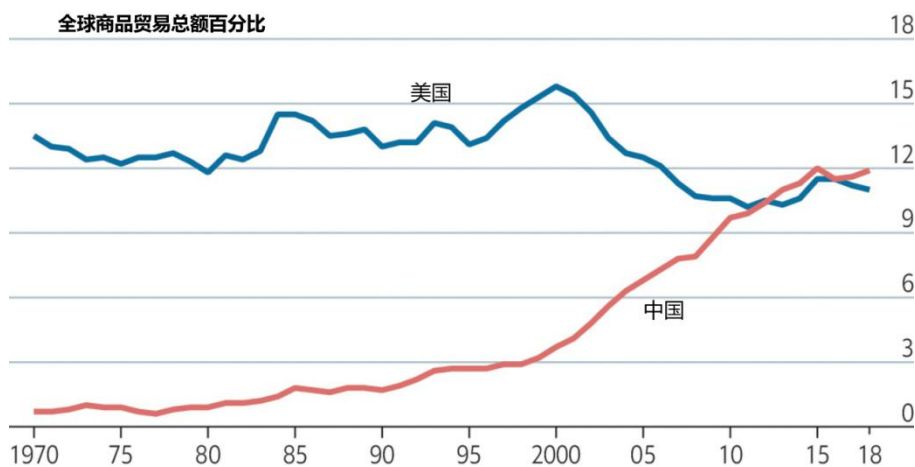
中国的崛起一直在产生动荡局面。中国既是最让美国畏惧的战略对手，也是美国经济方面最大的挑战者，同时是美国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这种局面是崭新的。1970和1980年代，由于十年间美国在货物贸易上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上升了25倍，日本的冲击触发了美国政要对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需求。不过日美之间发生的是一场不平衡的政治争斗：日本是依赖于美国的美方军事盟友。至于苏联，它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美国的对头但在贸易上不是：1987年美苏双边一年的

贸易额为 20 亿美元，大约比美国全球总贸易额的 0.25%还少一些。在 2018 年，中美双边贸易达到了日均 20 亿美元，年贸易额大约占美国全球总贸易额的 13%。

批评家们争论说精英们早该看到有今日。西方领导人们曾指望，加入到国际经济秩序中来，会使中国变得更像西方国家——随着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他们会要求言论自由，以及政府更具问责制特征。西方领导人们的想法落空了。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西方民粹主义的迸发，使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特别是习近平）有信心拒斥前述言论自由等规范并维护共产党的至高无上地位。

由于科技方面的贸易使商业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美国受到中国冲击的局面将更加严重。特朗普政府反对让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建设美国及其盟友的 5G 通讯网络，该举动表现出美方对前述局面之未来前景的一种感受。美方的如此之考虑在根本上事关信任。当中国出口的是网球鞋和电视机，而非使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平稳前进以及使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的芯片时，信任的影响要小一些。然而，笨拙的自卫方式会产生危害。过于宽泛地划定敏感科技的范围，以及使用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讲的“经济铁幕”的方式，将窒息货物、资本、人员和科技方面的流动，并将严重波及世界其它国家。

现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超出了盗窃工作机会的陈旧争吵的议论范围，中国越来越强的科技造诣对全球化施加了新的压力。过去，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多于美国市场的事实帮助了两国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半导体被送到美国以装配到美国的设备上，现在供应链方面的这类变化实际上拉高了政治风险。

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武器装备所依赖的芯片要从遍布全球的企业那里去获取。关键的基础设施的配件来自十几个国家，要求供货商越洋更新软件，将实时的数据流从一个大陆传输到另一个。今年四月，五角大楼的一家咨询委员会警示防务负责人需对商业互联网网络实施“零信任”计划。越来越多的商业交易需要遥远的服务提供方作出终生保证。现在的这个世界，贸易关系不能以相关国家是合作伙伴、对手还是敌人这样生硬的问题来将风险隔离开来。

中国有权想要成长得更加强壮。在帮助上亿人摆脱贫困自立上，中国的成功是值得赞赏的。中国不懈努力的方式使得商业环境从安全的氛围转向了竞争的氛围。随着中国企业充分地学到、买到或者是偷到西方企业如何生产方面的科技而变得自立更生，西方企业担忧早在中国真正开放市场前，西方企业就将被挤出中国市场。

失去的只是供应链

相比别的美国人，保尔森有更好的渠道接近到中国领导人，他长期提倡对华接触政策。所以，需要注意到下述情况。今年 2 月，保尔森宣称，因为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对外开放市场的脚步太慢，所以“美国商业界已从主张支持美国过去对华采取的接触政策，转向怀疑甚至反对该政策”。他提到，商界领袖不会谋求关税战，但是他们确实期盼美国对中国使用“更具对抗性的手段”。美国商业界的这种期盼在特朗普政府那里获得了满足。

很大程度上，美国总统人选的变换对商业界的这种转向提供了某种解释。奥巴马总统也谴责中国的贸易欺诈，并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停止窃取美方的商业机密。随着中国将南中国海区域内存在领土争议的岛屿改造为军事基地，奥巴马政府的防务负责人才姗姗来迟地变得警觉起来。但是最终奥巴马将天平倾斜到应对全球化危机方面，内容包括从气候变化、流行病传播到核武器扩散，因为奥巴马认为在这些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提供帮助。奥巴马政府无休止地讨论对

华强硬政策，然后经常又放弃了这种讨论。相较而言，特朗普政府自夸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他们分内之责。

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更具对抗性，部分原因在于，民粹主义时代下反对贸易壁垒的跨国企业丧失了影响力。敏感科技的出口管制以及更严的投资审查规则浮出了水面。即使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停战了，前述过程也不会终止。

美国总统人选的变化既是美国向世界开放的想法发生了改变的征兆，同时也是其原因。美国选民们选举出了信奉强权即公理的领导人，他蔑视美国的盟友、对法治和普世价值的态度玩世不恭、相信国家利益总是要排到第一位。在恐惧中国间谍的气氛下，美国收紧了科学技术方面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规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询问了受到国家支持的中国智库的学者们，询问的内容涉及其本人的身份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联邦调查局取消了其中一些学者的签证。看上去，不是中国变得更加西方化了，而是美国变得更加中国化了。

同时，在北京的官员看来，美方的举动不过是超级大国沦为失败者后的“狂怒”，他们认为美方致力于抑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对于富裕而被别国惯坏了的美国真的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威胁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美方是以此作为计谋而设法获取对美国在华企业更有利的赚钱条件。这种认知忽略了华盛顿方面有大把的人相信中国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种威胁比利润或自由市场的纯洁性还严重。实际

上，当中国间谍窃取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时，美国企业为了保存颜面及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而对此保持沉默，美国官员指责美国企业的这种行为。

一位美国高官提到，当 2015 年中国向奥巴马承诺中方国家支持的人员会停止基于商业考量方面的间谍活动时，中国“显然”是在撒谎。他痛惜地提到，在华盛顿方面的全新狂热气氛下，少有人注意到 2018 年 12 月美国司法部的一项控诉。该控诉指责中国国家安全部与 APT10 黑客组织长久以来发起的间谍活动之间的存在联系，该间谍活动窃取美国航空、航天、制药、石油天然气、军事企业及其它科技企业的商业秘密。他说：“中方基本上获取了成百上千家全球最大企业的商业秘密珍宝。”

美国的钟摆有朝一边摇摆得太远了的风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 CFIUS）负责对外国资本投资交易做国家安全审查，今年 3 月，该机构要求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将该企业持有的 Grindr 公司卖掉。Grindr 公司主营同性恋人群约会应用服务软件，该应用软件日均用户达 330 万人。同性恋应用软件能成为黑客的宝库，中国警察通常从其国内的社交媒介攫取数据。很难严肃地说服议员们去尝试禁止华盛顿特区使用联邦资金购买中国国企在美国制造的地铁列车，唯恐列车上的监控摄像头会被中方用于间谍活动。

尽管中国缺乏使得苏联一度成为全球性的威胁力量的那种正式盟友，中国的崛起影响了华盛顿方面关于未来战争的

讨论。1980年代起，美国就在寻求一种“前沿存在”（forward presence）的信条，该信条意指美方的军力有信心在敌方防卫的近处实施作战活动。今后，中国不断壮大的军力将使美方指挥官面临最艰难抉择：要么在西太平洋内寻找可行的新的作战方式，或者撤出西太平洋并迫使对手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卡尔·艾肯伯里（Karl Eikenberry）是中国研究专家，一开始在军方工作，后来从陆军中将转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一职。现在，他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描述美军指挥官们正努力克服美国军力丧失了绝对优势的局面：“美国军方内部对如何反制中国解放军企图加速控制南中国海的情况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期的特别报告将审视华盛顿和北京方面在如何应接科技、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竞争上的彼此冲突的观点，这种竞争关系太新颖了，以至于双方甚至无法就成功的双边关系可能是怎样的这件事达成一致意见。管理中美关系的规则必须被建立起来。艾肯伯里先生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总结适应于中美间的总体关系：“需要依赖一种全新的原则。”

金牌间谍

不慢 译

对中国威胁的谈论弥合了政治分歧

去年 10 月，一些大型创新公司的老板们受邀来到白宫一栋附楼。在印第安条约厅高大而华丽的穹顶之下，这些总经理们签署了为期一天的保密协议以便接触一些涉密材料。然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寇茨（**Dan Coats**）以及两位参议员告诉了他们中国是怎样窃取其公司机密的。

这次未公开的活动由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克·瓦尔纳发起。他是资深的民主党人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员，同时身兼成功的科技领域投资人。该委员会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参与了该活动。

最近抓获的中国间谍只是冰山一角。卢比奥说，中国“是我国所遭遇过的最全面的威胁”。他坚称，美国的目标并非遏制中国，而是保卫和平。他觉察出中美关系出现了失衡，若置之不理，“将不可避免地导向非常危险的冲突”。

卢比奥先生在其参议院办公室里，用快速而精准的措词批评那种经济模式，即让首席执行官们为了短期利益的最大

化疲于奔命。他指责中国已经学会借助这一体系将这些公司转化成其“支持者”。政客们三番五次地发誓要对中国的欺诈下狠手。“然后这些首席执行官们就被中国指派回师白宫，开展游说了。”

风险投资家们也受邀参加了瓦尔纳—卢比奥的中国主题路演。卢比奥抱怨说，一些硅谷科技公司在其商业计划被收购时，对于投资者是否来自中国没有保持必要警觉。

若干国会议员已经起草了一份提案，列出了一系列出口控制的产品，这些产品与国家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列为优先级别的产业更是作为重点控制对象。“中国制造 2025”计划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建立世界一流公司的路线图。中国的投资面对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TUS)，审查更严。《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最近扩展了 CFITUS 的职权范围，将敏感地区的房产买卖囊括其中。一个试点计划授权有关部门审查大量“重要技术”的外资股份。卢比奥点名，他希望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的领域包括电信、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任何收集大数据的产业。

十月的这场“路演”——一场由两党携手努力，由国会和情报机构共同参与，紧邻白宫却不在白宫——的登场，惹人遐思。整个华盛顿官场对中国的态度都趋于强硬。一个坚固的新共识将所谓的“美国外交政策机器”诸机构团结在了一起，包括了议会中的两大党派，国务院、五角大楼、司法

部、间谍机构，以及总统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该机器还包括副总统一职，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曾于去年 10 月发表演讲指控中国一系列的不当行为。但特朗普自己却置身事外。



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高铁，建立在外国技术之上

五角大楼的高官们以及国会议员比以往更公开警告中国对台湾的图谋。这个拥有 2400 万人口的民主的岛屿被美国称为盟友，但中国却宣称中国对其拥有主权，并表示不惜动用武力统一。出于对中国的担忧，议会通过法案表示与台湾的团结，并敦促政府允许内阁的部长们以及美国军舰访问台湾。唐纳德·特朗普的一些心腹长久以来都在支持台湾。2016 年刚当选总统时，有人说服他与该岛的总统蔡英文通了一次电话。此后，特朗普先生屏蔽了所有足以表示支持该民

主盟友的高级别出访动议。他视盟友为负担，将强有力的中国视为自己的同侪。

你站在谁那边？

很难在特朗普团队内找出针对中国的统一观点。特朗普的助手评论中国时用词严厉。在提到西北部省份新疆对于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镇压时，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称中国是“1930 年以来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这种论调显露了他们的老板希望破坏中美良好外交关系的迹象。但特朗普关于中国的看法与华盛顿的外交机器并不完全一致。新疆发生的事情让很多官员由衷地感到厌恶，那里可能有一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了“再教育营”。在被问到怎样平衡中美之间的商业联系和强硬政策时，一位高级官员答道：“集中营确实让人反胃，不是吗？”

不过特朗普对于人权的冷战式讨论毫无兴趣。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eal Pillsbury）是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同时身兼白宫的外聘顾问。他认为“总统在中国问题上并非超级强硬派”。他承认，诸如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未像贸易问题一样引起总统的共鸣。皮尔斯伯里提到，即便在贸易问题上，总统的观点，也比诸如皮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这样的顾问更加谨慎，后者希望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皮尔斯伯里称，特朗普先生经常说他不希望伤害中国经济。“他将中国视为利润和投资的来源。”

这台“机器”希望改变引领中国崛起的那些基本原则。相反，特朗普先生则赞赏习近平将中国利益置于首位的行为。

“这次是我们首度遭遇一个非白种人的强大对手。”

但是特朗普先生会因为助手们告诉他中国正在“盗窃我们的机密”而盛怒。他也能够看出达成任何贸易协定都可能被扣上向中国屈服的帽子的政治风险。皮尔斯伯里说，“总统非常清楚，民主党人正在等着他软化对中国的态度。”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承认，在今天的国会，对中国持鹰派形象，“就如同 1950 年代‘反苏’一样，在政治上不会落到下风。”

特朗普于 5 月 10 日对中国加征关税，伴随着防守信号强烈的多条推文，公然宣称，中国希望，赢得 2020 年美国大选的是一个“弱鸡”民主党。特朗普行政团队一位高级别官员正努力协调不同阵营。他说，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中美在经济上脱钩。但是在敏感产业上，“同中国做生意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将继续走高。”

现在的中国高官们对于特朗普行政团队的分裂很迷惑。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强硬态度早于特朗普上台，也不会随着特朗普下台而消失。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前亚洲问题首席顾问，乔治城大学的伊万·梅戴罗斯(Evan Medeiros)提到，“更具竞争关系的官僚机构”已经就

位。

好好瞅一眼

去年 11 月，司法部建立了一个应对中国威胁计划小组，其成员由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探员组成，其职责是侦查中国企图盗窃贸易机密，以及企图影响舆论，尤其是大学校园舆论的行为。国土安全部内部一个新组建的机构国家风险管理中心监视着从事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风险公司。一家过去主要关注恐怖主义的国家机构“全球合作中心”有了一项新任务，反击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对美国的宣传活动。

五角大楼对中国充满焦虑，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当军队依赖高科技设备时，网络攻击即可杀人。前将军艾肯伯里（Eikenberry）观察到，1970 或 1980 年代，对于军队指挥官显得重要的技术，有 70%是由政府掌握，剩下的是商业公司现成的技术。“现在 70%的技术是现成的商业技术，而且大部分都来自硅谷。”因此当美国的贸易谈判人员讨论中国政策时，“国家安全人员都在场。”

五角大楼委托的一项名为“反盗用交付”（Deliver Uncompromised）的研究发出警告称，不安全的供应链，将美国军队置于系统入侵以及蓄意破坏的严重威胁之中，如可能被植入恶意软件，或是加入可能在战斗中失灵的元器件。这项由研究机构 Mitre 进行的研究指出，现代战机需要 1000 万条软件代码支持，因此，科技公司是否使用了来源不明的

代码——有些公司确实这么做了——至关重要。

五角大楼的长官设立了一个新的商业和经济分析办公室，其职责包括彻查国防合同中的中国公司，该工作一直延伸到第三方供应链。中国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穆尔维诺（James Mulvenon）解释道：“五角大楼已经认定，半导体是他们的最后一块阵地，他们誓与此阵地共存亡。半导体是美国最后一个对中国保持领先的产业，也是其他一切产业的基础。”他已经发现更多的高价国防合同流向美国的半导体加工厂。

兰德尔·施赖弗(Randall Schriver)是国防部长在印太安全事务方面的助理，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被问到国防部是否会强迫美国公司离开中国时，他谨慎回复道：“公司做公司的事。我们更想了解，以及更想说的，是我们的国防产业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

华盛顿官方已经不再关心中国到底是伙伴还是对手的问题了。如今讨论的唯一焦点的是中国的野心到底有多大。根据卢比奥的观点，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合适地位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蓬佩奥主导的国务院里，一些获得委任的官员希望宣布，一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开始了。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管基伦·斯金纳女士（Kiron Skinner）在一家华盛顿的智库“新美利坚”举办的论坛上指出，现在需要一

个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苏联战略同等水平的中国战略。斯金纳女士对于战争选项并不满意，她小心地指出，中国更棘手。“与苏联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人的家务纠纷。”她引述着卡尔·马克思观念的西方根源。“这次是我们首度遭遇一个非白种人的强大对手。”

抛开斯金纳女士观点中的非历史主义不论——中国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和列宁渊源深厚——他们其实是在自欺欺人，文明冲突论没有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留下发展空间，更别提台湾了，而台湾的民主制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即使美国的盟友以及其他国家想要伸出援手来，牵制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的一个，也是毫无意义的，更何况他们还不想。

还有更谨慎的声音。曾任乔治·W·布什执政团队的亚洲问题助理的伊万·费根曼（Evan Feigenbaum）为保尔森基金会撰写的文章称，指责中国改变了世界秩序的说法是错误的，也是避重就轻的。费根曼写道，中国遵循的是有选择性的修正主义，中国并不想取代如今的国际体系，反而是支持了多边主义的多种“形式”，但同时却破坏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机构的“规则”。

在选举的间隙，在首都中心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库恩斯正在要求国会尝试一项艰难的任务，那就是要以中国实际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以美国人希望中国是什么样子为依据，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他并不认为中国敌视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但是他也承认，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实际行为异常恶劣。在今天的华盛顿，这已经算是温和派的言论了。

来自北京的观点

同床异梦

陈方庭 译

中国对美国的视角经常是高度暗黑的

跟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待得够久，在某个节点上就会出现中美关系有如一一场坏婚事的类比。这个类比泄露了玄机。中国在别的大陆有的是利益，但美国，那是一个枕边的仇敌。婚姻的暗喻捕捉到了挥之不去的爱慕，掺杂着中国精英对其全球对手的怀恨忍妒。然而到了川普时代，一种新险情正日益浮出水面：藐视。

中国的高干们鲜有动力同外界交谈。但是，有些据知向党政老大们汇报情况的干部和学者却会作不见报的讲话。领导人会选择地与外国同行推诚相见，且与退休的西方耆宿保持联系。可以肯定地说，对选出了唐纳德·特朗普当总统的那个美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摆出了一张臭脸。美国被喊成不忿的输家和危险的搅局者，不仅不乐意在世界上担纲，而且要是中国冒头的话，还火冒三丈。

沿着这么条思路想下去，当美国一方面不准备再领头为全球制定标准，自我中心到无意投入于连接世界之时，另一方面却又抱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即习近平主席囊括全球的基建计划——包藏野心，确会让中国抓狂。

如果这是一场婚内争吵，能一句话总结北京情绪的将是针对美国的怒挑：“凭什么你都觉着冲着你来的？”有争辩说，中国并未打算超车美国。如果成了世界上头号的经济体，那是因为它生齿繁众，都要活好。确实，它已然享有了成功的40年，却只因本国人不懈的勤劳。饶是如此，还有不少地区落在后面，号呼着要发展。

保持经济增速的需求，是中国担心与川普发生贸易战的一条原因。但这也是对所谓的美国遏制政策义愤填膺的因由所在。中国的消息源描述出一种憋气感——正当小康社会触手可及之时——一个衰落的美国过来质疑中国富起来的权利，无论是通过强军还是发展高科技。



爱国之举

他们辩护说，仅仅富起来不够。各国也必须在军事和技术上强大。中华老大帝国被欧洲小国蹂躏的屈辱史，就是明证。经常这就是这类中国消息源提起孟晚舟加拿大之囚的由头，孟是华为的一位高管，也是这家电信巨头的创始人的千金。令人气闷的是，接下来却是对中美加之间度长絜大的暗黑嘲讽。鲜少及于孟女受控一案的细节，她是应美国检察官的要求被批捕的，后者指控她规避对伊朗的制裁。孟女士的被捕被视作一个信号，美国可能容得下一个更富裕的中国，但并不希望它强大。亲中的抗议活动随后在加拿大和香港跟进（如上图）。

领土争端的讨论遵循相似的套路。中国的官方历史主张对南海岛礁的主权。但私下里抗议美国坚持派遣战舰飞机通过这片争议水域时，官员们抱怨的是美国的不敬，绝不容许在自家后院有这种无礼之举。他们说，40 年来变富裕后，是时候让中国解决这些久被韬晦的问题了。

另外的官媒则宣称中国并未改弦更张；它只是更可观，更成功了。如果中国真是这么一个国际秩序的滥用者，他们反问，为什么从前没见欧美抱怨过？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困惑是装的。中国一再承诺开放市场，并给予外国公司更平等的待遇。过了违约的第 20 个年头，耐心耗干了。但在另一边，这些中国消息源还真说对了。

一位驻北京的美国人记录说，外国企业花费数年，向中

国领导人送达的是混杂的讯息。在与中央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中，西方老板会力赞他们体

习在北京的精英圈饱受批评

验到的伟绩，既是出于谨慎，也是因为看不出挑起各省和地方上的大官儿添来的麻烦有什么意义，他们心知肚明，这样中央政府只会派这些官员调查老板们自己。美国企业在中国闷声，面对自己的政府时就会隆隆叫屈，后者会将之转达中国。但中国人不相信他们，觉得真相已经从现场了解到了。

川普先生分裂了中国的官员学者。老一辈，尤其赴美学习的第一批人，心碎地发现他如此深得民心。另外些踌躇满志的中年官员则更倾向于幸灾乐祸。他们的美国记忆成形于 2003 年的伊拉克入侵和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等灾变。川普对美国弊病的诊断相当正确，他们嗤笑说。他们这么说的意思是，美国就该从中东和亚洲撤军，转头专心国内建设。同时他们补充道，他任命的官员的庸劣反衬出中国用人唯贤的一党制之优越。

最坦诚的声音承认，中国误判了川普，起初认定这是个讲实际的纽约生意人，一如他们熟知的模子。中国也低估了他的支持之持久。川普把贸易战升级，也骇到了中国领导人，后者在 2018 年春向来访的西方领导人保证，他的咆哮只是演戏，双方都会损失太大，不会真打。

2017 年，川普威胁朝鲜要降下“天火和忿怒”以后，中国真地惊到了，而他目前的政策更合北京政府的心意。既对

朝鲜的人权恶行漠不关心，也乐意搁置在韩国的军演，只要朝鲜暂停威胁到美国的核导实验。这实质上是中国领导人力促美国前任政府接受的“以冻结换冻结”政策。后者拒绝了，视之为对亚洲安全盟友的背叛。

倾心川普的自由派

整个 2018 年，访问北京的外国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都震惊于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可称之为站队川普的自由派。这包括了谨慎欢迎川普的好斗风格的改革派中国学者。他们眼中的外界压力，能最好地逼出亟需的变革，从国有垄断企业的拆解到市场的开放。这些自由派如今更小心了——中国感到的是大兵压境，而川普看起来对结构改革也没那么热心。

中国的改革派从没有真心钦慕川普。他们更多是希望美国总统比习更霸凌。尽管习朝着更独裁的统治回摆，他老人家在北京精英圈的批评者仍然不少。有的称他为不懂经济学的集权派。其他人则将国外的抵制归咎于他有关中国崛起的强硬言论，说他搞砸了中美贸易战。谜题是，比起在华盛顿特区的晚宴上谴责川普的建制派大佬，这些北京抱怨家是举足轻重还是无关紧要不得而知。还有些不爽习近平的人并不亲西方，华盛顿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来仪（Bonnie Glaser），一个人脉颇广的中国通，新近报道说，人民解放军高层正陷入恐惧，感应到习下令推动的反腐已经走得太远。

习告诉外宾，美国的出尔反尔使之愤怒。据一份流出的

外交备忘录，在去年7月的一次峰会上，习向欧盟领导人抱怨，当中国最终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却已抬脚离开。他还点明，要是没有川普领美国退出的话，他明明已在奥巴马的说服下，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了。

两个巨头之间相互不耐烦，并非啥子新鲜事。但仍不可小觑的是，中国对美国未来的信心正在消退。中国官员过去惯于希求美国的尊重，求问这个超级大国缘何不能接受他们的政治制度，其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这双脚的鞋。中国官员仍然不遗余力地指明，美国还是一个富强得多的国家，他们不愿引之为敌。但对方的善意好评，对中国就没那么重要了。

如果中国的统治阶级开始对自己多年来的指责信以为真，那就糟得很了：美国铁了心遏制中国。如果一个挟怨怀恨的美国存心伤害中国，那么中国官员就罕有什么激励提议富有想象力的让步，或者敦促可能修复中美关系的改革了。地缘政治就像婚姻，藐视通向的是坏结局。